

河北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一集



毛主席语录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兵民是胜利之本

目 录

- 冉庄地道战····· (1)
- 村自为战 人自为战····· (12)
- 戎妈妈拥军的故事····· (19)
- 爆炸英雄李混子····· (30)
- 地雷战大显神威····· (34)
- “抗丁队”巧使“硫酸雷”····· (37)
- 女民兵布阵打豺狼····· (39)
- 把敌人装入“口袋”打····· (42)
- 牵着敌人的“鼻子”打····· (45)
- 白洋淀上“雁翎队”····· (47)
- 巧拿岗楼····· (50)
- 消灭敌人 武装自己····· (52)
- “铁丝阎王”李寿江····· (56)
- 拥军模范段大妈····· (59)
- 临危不惧护亲人····· (63)
- 宝财嫂怒杀鬼子兵····· (65)
- 小柱头机智勇敢送情报····· (68)

冉庄地道战



在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河北省清苑县冉庄民兵坚持地道战，写下了反侵略战争的光辉篇章。英雄的冉庄民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以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高度的智慧，筑成了一条坚固的地下长城，神出鬼没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保存和发展了抗日力量，捍卫了敌后革命政权。在解放战争期间，冉庄民兵继承和发扬了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凭借着地道，又多次粉碎了蒋匪军进犯，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下面是冉庄老一代民兵讲述当年坚持地道战打击敌人的一部分事迹。

地下的钢铁长城

“地道战，地道战，村村户户连成片，埋伏下神兵千百万，打得鬼子魂飞胆又颤，全民皆兵齐参战，把侵略者彻底消灭完！”这是我们冉庄人民歌颂地道战的一段顺口溜。回

想当年的战斗生活，使我们冉庄革命人民更深切地感到，对付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坚决遵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伟大教导，打人民战争。

一九四二年五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中平原上，开始了疯狂的大“扫荡”，拚命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环境十分残酷。在我们冉庄周围十里之内，敌人就安上了九个炮楼。面对着敌人的野蛮侵略，我们冉庄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开始，人们为了防止敌人抓人、抢东西，挖了不少“蛤蟆蹲”，不久又改挖成“双口洞”。后来，县武委会的领导同志来到我们村子，组织民兵学习《论持久战》这一光辉著作。毛主席说：“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毛主席的教导，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得大伙心里亮堂堂的。大家总结了单口洞、双口洞不便于组织起来打击敌人的缺点，男女老少齐动员，掀起了改挖地道的高潮。很快，把原来的单口洞变成了“户户通”的地道。地道里有水，有粮，能打，能防。鬼子来扫荡，见不到人影，抢不着东西；我们打敌人，看得清，打得准。这样，我们利用地道与日本鬼子斗争，一面战斗，一面修建地道。在“敌来我打，敌撤我挖”和“敌人在地上蚕食，我在地下蚕食”的战斗口号鼓舞下，到一九四五年年初，我们民兵和革命群众，就围村挖了四条干线，围绕干线向四外延伸二十四条支线，同时，还挖了向西通东孙庄、东北通姜庄的联村地道，向东南通隋家坟和河坡的村外地道。形成了长达约三十华里的地道网。

驻保定、白团一带的日、伪军，在接连遭到我们冉庄民兵沉重打击后，不甘心失败，纠集了六百多人，于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包围了冉庄。党支部书记高振福对大家说：

“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我们要依靠地道，坚决勇敢地消灭敌人！”民兵们刚入地道不久，敌人就开始了进攻。一群鬼子向我村东口的地平堡冲来，几个鬼子手里拿着镐，冲到地平堡上，妄图破坏地堡工事，守在地堡里的两个民兵猛地把雷绳一拉，“轰”的一声巨响，几个鬼子丧了命，剩下的几个敌人吓得抱头鼠窜。这时，守卫在村东工事内的爆破组长梁连恒和村西工事内的民兵班长李明贵都拉响了地雷，顿时，雷声四起，炸得鬼子人仰马翻。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三点多，敌人拖着十三具死尸，狼狈地逃回了炮楼。

这次战斗的胜利，大长了全村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



的威风。民兵们豪迈地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论持久战》给我们指引方向，土枪土炮，照样能打败鬼子的洋枪洋炮，把敌人彻底埋葬掉！”

我们党组织和民兵连分析了敌情，估计到敌人一定会来报复的情况下，立即组织民兵赶制弹药，没有地雷皮，大家就利用水壶、铁桶代替，很快造出大批地雷和翻火子弹。并发动群众做干粮、抢修被敌人破坏的工事，迅速作好迎击敌人的战斗准备。果然，到六月二十日，保定、白团一带日、伪军，出动一个团的兵力，带着百余辆大车再次向冉庄扑来，穷凶极恶的敌人真是胆小如鼠，离冉庄还有二里远就不敢前进了。先向村里猛烈开炮，妄图摧毁我高房工事。我们民兵荫蔽在地堡里，单等敌人进村再收拾他。敌人瞎打了一阵炮之后，见没动静，就开始向村里冲来。这时，老民兵张德林拿着一支湖北造小马枪，带着五个爆破组员正守在村北口的学校暗室里。他一见鬼子的大队人马进了布雷区，喊了一声：“拉！”“轰、轰”，十一个地雷接连在敌群中开了花，接着他们又打了一个排子枪，把敌人的队伍打成了两截。除了倒在地上的十来个鬼子不能动以外，前头的敌人往北跑，后边的敌人往南跑，乱成一团。敌人架在房上的几挺机枪虽然拚命地吼叫，但是他找不到目标，也是瞎打一通。张德林鼓励大家说：“沉住气，把雷线握紧点，敌人会来抢尸的。”果然，二十多个伪军涌上来拉尸了。民兵们又拉响了两颗土雷，四、五个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其余的敌人吓得抱头鼠窜。这次战斗，我们民兵凭借着地道，一直与敌人战斗到下午五点多钟，敌人只能听到我枪声，见不到我人影，最后只好垂头丧气，将企图抢粮用的大车拉上鬼子、伪军的尸体惊

慌逃回炮楼。

就这样，我们冉庄民兵在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凭借地道这个地下的钢铁堡垒，在抗日战争期间，作战一百多次，消灭日本鬼子、伪军一百多名。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冉庄民兵依靠地道战，粉碎了蒋匪六次较大的进犯，打死、打伤敌人一百零四名。此外，我们还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八十五次，打死、打伤敌人六十七名。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从我们冉庄民兵坚持地道斗争的实践中，我们深深认识到：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过去我们依靠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战争的法宝，埋葬帝、修、反。我们冉庄民兵正严阵以待，随时为保卫伟大祖国，把世界革命进行到底，做出自己的贡献！

冉庄老民兵连长 高振峰

侵略者人仰马翻

毛主席教导我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我们冉庄民兵越战越

强，地道战越打越大。

日本鬼子接连吃了地道战的苦头以后，仍不甘心。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拂晓，又纠集了两个团的日伪军，向我们冉庄疯狂扑来。这一次，鬼子和前两次来头都不一样。它们把村子团团围住以后，不放枪，不打炮。从村边上就开始拆墙，一点一点地向我们的高房工事接近。

当时，我和民兵刘景书负责把守村东路口的小庙工事。太阳老高了，还不见敌人上来。我着实有点耐不住性子了。心想，不管鬼子耍什么花招，我们冉庄的民兵，凭着地道加地雷，给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非把日本侵略者这匹野牛烧死不可。我检查了一下枪里的子弹和身边的手榴弹，摸了摸拉雷的绳子，更加警惕地监视着敌人。

突然，我从枪眼里看见路西茅房里有几个敌人露出头来。马上告诉小刘：“准备好战斗！”不一会，只见一个敌人端着枪，战战兢兢地向小庙走过来。我瞄准了敌人一扣扳机，“啪”的一声，把敌人打了个仰面朝天。其余几个敌人吓得连滚带爬地窜进了院子。过了有抽半袋烟的工夫，从南面院子里又出来了五个敌人，沿着墙根，向东走去。我一枪又干掉了一个。

这时，我从东面转到北边的枪眼一望，一个鬼子躲在猪圈里，正在矮墙上架机枪。我迅速避开枪眼，敌人三枪都打在对面的墙上。鬼子见没动静，壮着胆子走出来了，刚一到道旁，就被我一枪撂倒了。时候不大，我们就撂倒四、五个鬼子。鬼子只见他人倒，看不到我们民兵的影子，吓得他大部队龟缩在房子里，始终不敢行动。敌人慌忙调来几挺机枪，对准我们的小庙工事猛烈开火，妄想用火力压住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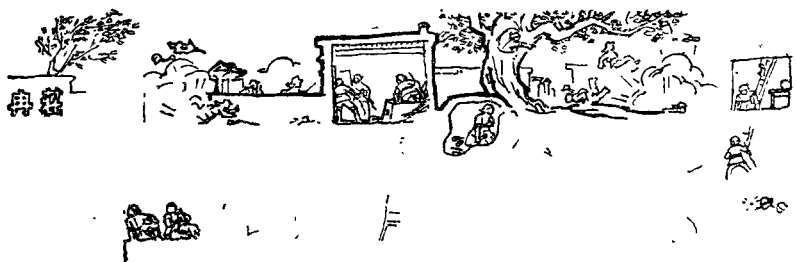
我俩立即撤进地道里。小庙的土哗哗往下直落。十七岁的民兵刘景书第一次下地道，有点紧张，问我：“班长，咱俩能坚持住吗？”我坚定地对他说：“能！毛主席教导我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咱们全村的民兵和群众，都在地道里打击敌人。只要咱们利用地下堡垒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他打我时，叫他打不到，摸不着，咱打他时，就要打住他，打准他，胜利一定是属于咱们的！”敌人机枪扫射一停，我俩又跃入了工事继续坚持战斗。

晌午过后，一个腰挎洋刀的日伪军官，带着一帮子亡命



徒哇啦哇啦地从路北走来。我骂了声，“好狗日的，老子等了你半天了！”忙把枪口对准了伪军官瞄起来，我生怕打不准，决定把敌人放近点打。当敌人离我们只有十几米时，我一扣扳机，“啪”的一声，伪军官一头栽在路边，结束了狗命。跟在后面的几个鬼子慌忙拉着死尸溜走了。

打掉了敌人的一个指挥官，鬼子恼羞成怒，在小庙北边的房子上架起了一挺机枪，疯狂地打起来。另一个鬼子躲在大树后边，露出半个脸，指挥着鬼子在路西厕所里又架起一挺机枪，我正准备干掉那个家伙，还没来得及开枪，敌人先开了枪，工夫不大，把我们小庙工事左边的枪眼打了一个大洞，子弹不停地往中间枪眼上落，把我预先堵在中间枪眼里的手榴弹打的直晃荡，我急忙用枪托弄下那个手榴弹，握在手里。真凑巧，这时一个鬼子正偷偷向小庙摸来，我一甩手，手榴弹在那个鬼子面前爆炸了。很快一个排的鬼子，在机枪的掩护下，扛着镐锹向小庙工事扑来，拚命地刨小庙的墙根，墙壁眼看就要挖透了。我抓住拉地雷的绳子用力一



拉，没想到地雷绳被敌人打落的砖头瓦块埋住了，拉不动。我急中生智，抓起两颗手榴弹猛地把线一拉，从枪眼里甩到敌人脚下，“轰隆”一声巨响，鬼子被炸得哇哇地嚎叫着，向四处逃命。

这一次战斗，我们全村三十多名民兵，抵抗了敌伪两个团的进攻，从早上打到下午五点多，持续了十三个小时，取得了杀伤敌人三十三人的重大胜利。后来听说，被我打死的那个敌人指挥官还是个日伪团长哩！

冉庄老民兵班长 李明贵

地道战大显神威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日，穷凶极恶的日本强盗，调动了一个团的兵力，气势汹汹地向冉庄扑来。听到敌人要来进犯的消息以后，连里事先就召开民兵会议，进行了战斗部署，我们爆破组也给敌人预备了大量的“铁西瓜”。大家连夜在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自己的士兵工厂里进行装配，什么硫酸雷、夹子雷、跳雷、石雷，应有尽有。凡是敌人可行之路，可停之地，可攀之房，可抢之物，以及大街小巷，树荫下和井台上，统统埋上了地雷，给敌人布下了地道加地雷的天罗地网。

这天，天刚麻麻亮，敌人分两路包围了冉庄，离着老远，就集中所有炮火，“叮咣”“叮咣”把村子打成一片烟雾。为了把敌人放进村来打，发挥我们地道和土火器的优势，民兵们沉着地埋伏在各街口的地道工事里，做好了战斗准备。敌人打了一阵子炮，见没有动静，便分头向村里扑来。一会儿，只听得“轰”“轰”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一进村，敌人就陷入了我们的地雷阵。

我和民兵李凤和埋伏在村东北口的小庙工事里。大约中午时分，一个鬼子军官指挥着二十多个敌人朝我们地平堡冲来。李凤和手急眼快，用他那支大金钩枪瞄准鬼子军官，“叭”的一枪，正中胸口，鬼子“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我也同时开火，把另一个鬼子打了个嘴啃泥，其余的敌人吓得躲进了路北一个大房里。过了一会儿，四个鬼子出来拉尸，我和李凤和一人一枪，又把两个敌人送回了老家，剩下两个连滚带爬跑了回去。又过了一会儿，敌人的机枪嘟嘟地吼叫起来，小庙西墙被打了个大窟窿，子弹把地道口封锁了，十多个敌人在机枪掩护下逼近了小庙，等敌人机枪一停，我俩一顿手榴弹，把他们给砸了回去，我说了声：“撤！”李凤和立即跳进了地道。这时，小庙里只剩了我一个人，二十多个敌人又冲了上来，我掏出了两颗手榴弹扔了出去，已经冲到小庙前的敌人吓得哇哇乱叫，调转屁股就往回跑，正好跑到那两颗手榴弹跟前，“轰”的一声炸死、炸伤十多个。乘

着烟雾，我纵身跳进地道，和李凤和把地雷绳一拉，埋在地堡周围的两颗大地雷同时开了花，冲到小庙前的十几个敌人被炸得飞上了天。

就这样，我们凭借地道的优势，用土枪、土炮、土地雷把具有现代化装备的日本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胆颤心惊，取得了毙伤敌人二十九名的辉煌战果。

冉庄老民兵、爆破组长 梁连恒

本组稿件均系驻军某部前锋、前沿、
清武报道组供稿

（本组稿原载《华北民兵》一九七〇年第三期）

村自为战 人自为战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疯狂地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妄图挽回他们失败的命运。但是，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遵照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坚持“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里介绍的是栾城县南高村的民兵和群众，充分发挥地道的威力，连续五次粉碎敌人扫荡的动人事迹。

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早晨，驻在栾城的两个伪军中队，大约二百五十多人，气势汹汹地向南高村扫荡来了。南高村人民为了痛击敌人，让老人、小孩钻入地道隐蔽起来，民兵们在村边、街口、门子上布满了地雷和手榴弹。然后，全部进入阵地。

半前晌的工夫，敌人拉开队形，一面打枪，一面把村子北边包围起来。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民兵们在地道暗堡里、高房工事里、街垒枪眼后面，几十双仇恨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敌人，敌人的一举一动，民兵们都了如指掌。当他们看到敌人准备从村北边向村里进攻时，马上通过地道和院落把人力和火力集中在北街口，准备等敌人进村后，再“关门打狗”。

愚蠢的敌人乱放一阵枪后，见村里没有动静，就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敌人刚到街中心，顿时枪声四起，民兵们从窗户里、枪眼里、高房上一齐向敌人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

向，惊慌失措。这时，一个姓娄的伪军小队长，钻在一个大门洞里用手枪逼着伪军们往东跑。民兵们看到他正好踩在地雷上，就把索子一拉，“轰”地一声，这个家伙当场见了阎王。其它敌人一看不妙，赶紧顺着一个小胡同往村北跑。那天，区小队双彦同志正在这村，他从小庙内的枪眼里看到敌人狼狈逃窜，立即打了一枪，一下子串了糖葫芦，两个敌人应声倒地。伪军中队长一看，这次战斗没见到南高村一个人，反而自己人被打死打伤六、七个，他怕吃大亏，就赶快拉着死尸逃跑了。

可是，敌人并不甘心，没隔两天，又来村报复。这一次敌人来了三个中队的伪军，还有三十多名日本鬼子，共三百七、八十人。敌人接受了上次失败的教训，他们不进北街，而是从村东南和村西北两侧夹攻。民兵们看清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就把防守的重点放在这两边。这时，村西北方向的敌人一面打枪，一面要上房。民兵们等敌人进入了地雷阵地，一拉绳索，“轰隆”“轰隆”几声巨响，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后面的敌人以为拉过了地雷就没事了，于是一拥而上要爬房。这时高房工事内的民兵，居高临下，猛扔手榴弹。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十来次进攻。村东南的敌人攻势很猛，一度冲进了村内。这时一个敌人去推一家的大门，在门头上挂着的手榴弹响了，他马上缩了回去，又去推另一家的门，结果推响了一个地雷，几个敌人当场被炸伤。民兵们从地道里运动到这边，一阵猛打，把敌人赶出村外。太阳升起一竿子高了，敌人进又不敢进，打又看不到人，既吃不上饭，又喝不上水，最后只好狼狈而逃。

敌人两次进攻南高村都遭惨败，气得刚上任的汉奸县长

王德灰暴跳如雷，这小子为向鬼子献媚，发誓说：“拿不下南高村，我就不当县长了！”

果然在两天以后，王德灰亲自带领四个伪军中队，约五百多人，在八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的掩护下，又开始向南高村进攻。

南高村人民两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党支部发动群众，连夜进行新的战斗部署。地雷铁壳不够了，群众就把铁壶、磁钵子都送来做地雷壳。这样，村边村内埋的地雷更多了，并且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敌人冲上来了，刚到村西口，就踩响了地雷，炸死炸伤好几个。敌人不敢在地上走，就一面用机枪掩护，一面往房上爬。民兵们在高房工事里猛扔一阵手榴弹，敌人又有大批伤亡。王德灰这小子急红了眼，亲自指挥重机枪打高房工事。民兵李气包所在的那个土坯和砖垒的工事被打了一个窟窿，他就退到房檐下。这时，他发现敌人已爬到前面一个低



房子上，就用手榴弹把敌人打了回去。可是，不一会又有两个敌人爬上来。李气包的手榴弹打光了，他就提起一个铁壶做的地雷朝敌人摔过去，这家伙威力大，一下子把敌人炸得腾空而起摔在房下。打了半天，王德灰看到这里攻不进去，就想寻找我们的薄弱地点进攻，突然他踩响了地雷，一只胳膊炸掉了，躺在血泊里，疼得直叫娘。敌人一看总头目挨了炸，只好抬着王德灰和三十来个伤兵、死尸败回栾城。

伪县长王德灰吃了败仗以后，仍然贼心不死，他狂妄地叫喊：“不血洗南高村，我死不瞑目！”于是，又派伪军中队长李振江这个铁杆汉奸，统率四个伪军中队五百多人，第二天早两点就又来报复。但是这伙三战三败的虾兵蟹将，已成惊弓之鸟，一到南高地面就胆战心惊，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是龟缩在村西南砖窑坑后向村里乱打枪。天明以后，见村中无动静，李振江才下令向村里进攻。敌人刚爬到河坑就踩响了地雷。李振江这小子硬逼着伪军占领高房。民兵张秋同志浑身是胆，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毫不畏惧，他一个人站在最前沿的一个高房工事里，敌人连续向他这里冲击十几次，都被他的手榴弹打了回去。他看到敌人退下去了，就高喊：“你们有种的往这里冲，老子等着你们哩！”敌人冲一次吃一次亏，都不敢惹他这个茬了。这一天，只他一个人就扔出了三百多个手榴弹。

时间已到了半后晌，敌人仍攻不进南高村，急得李振江团团转。这家伙带着两个机枪射手，从砖窑里爬出来，又爬上窑顶，准备直接指挥射击目标。突然“轰隆”一声，烟雾冲天，他们踩响了地雷，三个家伙坐了“飞机”。总指挥一死，敌人一片慌乱，赶紧集合残兵败将，狼狈而逃。

敌人四次失败，气坏了鬼子猫眼队长。他连夜向元氏、高邑、柏乡、藁城的敌人求援，五县的鬼子五百多人，拉着六门大炮，还带着三百伪军，在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又来到南高村“扫荡”。鬼子嫌伪军不中用，让他们在村北边打包围，五百多鬼子在六门大炮的掩护下从村南边猛攻。

南高村民兵和区小队一个班又拉地雷又打手榴弹，打得敌人丢盔弃甲，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

敌人连遭失败，更加恼羞成怒。最后使出了黔驴之技，用六门大炮向村里猛轰。在这种情况下，民兵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教导，除少数人在房上监视敌人以外，大部分人都钻入地道。这样，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他打我时，叫他摸不着，打不上；而我们可抓住战机，随时出击敌人。敌人的武器虽然厉害，但有力使不上。他们打高了，炮弹掠村而过，正好落在村北伪军的阵地上；他们打低了，只是在墙上穿个窟窿，对高房工事起不到什么破坏作用。敌人打过炮后，以为我们的工事已经摧毁，就放肆地冲上来。而我民兵和区小队，却趁机钻出地道，又进入工事。这次敌人进攻很猛烈，有几个鬼子已爬上我们高房工事前面的房子，并架起机枪准备扫射。我区小队王尽喜同志抬手就是一枪。敌人的机枪射手一头栽到房下。另一个鬼子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也被王尽喜打死。第三个鬼子想把机枪抢走，又被王尽喜的枪弹揭去了半个脑袋。敌人为了夺回这挺机枪，轮番向王尽喜冲锋。王尽喜英勇顽强，坚决抵抗。手榴弹打完了，院内爆破组的民兵们，就给他送地雷。就这样，他一个人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几十个。



天渐渐黑下来了，不一会又下起小雨。敌人吃了亏，很憋气，本想血洗南高村，但又怕晚上打仗吃大亏。无奈，只好再败回营。

就这样，前后十天打了五仗，民兵们和区小队，充分发挥地道的威力，坚持“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五战五捷，消灭伪军和日本鬼子六十余人。胜利地保卫了村庄，保卫了群众。大大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争意志，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又一次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伟大真理。

栾城县革委会通讯组
南高大队、南高小学通讯组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三日）

戎妈妈拥军的故事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今年七十四岁了。戎妈妈从小受苦，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来到平山，她才翻了身。从此，几十年如一日，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下边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戎妈妈拥军的几个故事。

掩 护

一九四二年春季，一天后晌，戎妈妈在地里间苗，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扫荡”，心里十分着急。戎妈妈是下盘松村妇救会主任兼转移队长，感到自己的担子很重。

戎妈妈带领全村群众忙活了半天一夜，东西刚刚“坚壁”好了，远处就传来了枪声。可是戎妈妈把全村男女老少转移出了村，自己还冒着危险去检查埋藏的东西。她先是看一遍八路军的物资埋得严不严，然后又去查看群众的东西。五十多户的下盘松，戎妈妈走东门串西门，一户一户全走个遍。看看家家户户屋子的东西都空了，门子、窗户也卸下来掩藏到山沟里去了，她才最后离开村。戎妈妈攥紧拳头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什么也不怕！小日本鬼子愿来来吧，叫你一根柴禾棍也捞不到，一滴水也喝不上！”说着，蹬到山梁上去放哨，了望周围山头上布好的草人（民兵规定：草人一倒，表示鬼子来了）。

吃早饭的时候，戎妈妈发现远处三个山头上的草人不见了。她想：鬼子是从三面围上来的，群众在南华门那个山沟沟不保险，得赶紧转移到大坟沟去。戎妈妈想着，急忙跑到南华门转移群众。

当戎妈妈把全村男女老少安置到大坟沟一个深山洞里，自己走出来观察敌情时，突然发现一个八路军伤员从南华门来到面前。戎妈妈着急地小声说：“哎呀，我那亲人！快跟我来！”说着，拉住伤员就要进山洞。可是戎妈妈双手刚抓住伤员的胳膊，脑子立刻打了一个闪：不行！不能叫他进这个山洞！这洞里人多，政治情况复杂，山洞万一被敌人发现，藏在这里不保险。说时迟，那时快，戎妈妈急忙搀扶着伤员绕到另一个深山沟里。这里山高坡陡，悬崖峭壁，半山腰中有块岩石遮住一个小小的洞口。这是戎妈妈掩藏伤员的一个暗洞。伤员因一只胳膊受重伤，爬了几次没上去。戎妈妈急中生智，蹲下身子，拍拍双肩，对伤员说：“来，同志，上吧！”伤员犹豫地看着年近五十岁的戎妈妈。戎妈妈着急了：“哎呀同志，毛主席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呀！”就这样，伤员两脚踩在戎妈妈双肩上，戎妈妈两手抓住伤员的小腿，慢慢地站了起来，使伤员顺利地钻进了山洞。

戎妈妈把伤员掩藏好，自己又爬到一个山梁上放哨去了。当她听说下盘松民兵埋的地雷炸死不少鬼子，鬼子连一根柴禾棍也没捞了去，心里乐开了花。戎妈妈笑呵呵地从山洞里叫出群众，又绕到暗洞把伤员接出来，指明了去医院的方向，自己才顺着羊肠小道回到家里。



护 理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冬季，湾子河冻了老厚的冰。一天傍晚，从柏叶沟战场上抬下一个八路军伤员来，伤势很重。戎妈妈一见，心里可疼坏了。她急忙把伤员接到暖和屋里，亲自进行护理。

开始，伤员昏迷不醒，戎妈妈见他嘴唇发干，忙叫女儿端来半碗开水，自己先尝了尝，太烫，就轻轻地吹温了，抱起伤员的头，双手掰开干燥的嘴，用小勺往里灌。可是灌了几勺，水从嘴角上流出来了，嚥不下去。戎妈妈心急如火：这可怎么办呀？莫不是嗓子眼堵住了？她用手轻轻地给伤员揉揉胸口，理理嗓子，又继续灌水。慢慢地，伤员嚥下水去了，戎妈妈这才缓了一口气。她一勺一勺地喂完半碗水，见到伤员嘴唇动了几下，心想：战士在战场上打了几天几夜，肚里早就饿了，光喂水不行，得吃东西。当时正好有一家做豆腐，戎妈妈要来一碗豆浆，自己又一勺一勺地喂下去。

伤员肚里有了食，渐渐地苏醒过来了。灯光下，戎妈妈看着伤员睁开了眼睛，心里松快了好多。她打来半盆温水，用干净布给伤员擦擦脸，又把身上的血点擦净，自己就和群众一起，坐在伤员身旁守护着。

几天来，戎妈妈领导全村妇女做慰问袋，慰问子弟兵，转送伤员，日日夜夜没合过眼。别人劝她休息，她不肯，一步不离伤员。这天后半夜，刮起了大风，山风吼叫，寒气刺骨。戎妈妈担心伤员冷，赶忙生着一盆炭火放在伤员身边。



随后又端来一盆热面汤，一口一口地喂伤员。戎妈妈喂着伤员，鼓励他说：“你这是为咱穷人求解放受的伤，是光荣的。多吃点，吃饱了暖和，伤好得快！”伤员听了深受鼓舞，感动得流出热泪。

天亮以后，转运队来接伤员进医院。戎妈妈立即抱来一捆软草，把担架铺得厚厚的，然后扶住伤员躺上去。她见到伤员一只脚冻红了，抱在怀里暖了暖，想找块棉花包上，可是家里没有。转眼看见女儿在身旁，就从女儿穿着的棉袄上撕下一个大襟，轻轻地给伤员包好那只冻脚，这才放心地叫人们抬起担架来。伤员抓住戎妈妈的手激动地说：“好妈妈，我永远听毛主席的话，伤好后，马上返回前线，多杀日本鬼子，为全中国人民报仇！”戎妈妈双手按住伤员的肩膀，亲切地嘱托：“孩子你说得对！咱们全听毛主席的话，军民团结成一个人，一定能打败小日本鬼子！”

做 军 鞋

戎冠秀，不平常，
她是妇会老会长，
平时工作积极干，
打起仗来她更忙。

这是抗日战争年代，边区军民唱的一首歌谣。当时，八路军的一个被服厂，把周围十来个山村做军鞋、军衣的任务都交给戎妈妈安排。为了保证军鞋质量，戎妈妈在一次干部会上，专门找到做军鞋最好的高街村干部去学习。学习回来，就把人家的长处讲给妇女们听。她怕人们记不住，还把



一套顺口溜学了来：

高街鞋，不平常，
每对缉鞋口，
对对斤二两；
前五趟，后四趟，
腰里密密纳三趟，
底大帮子小，
穿上可脚打胜仗。

戎妈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的教导，走遍各家各户，把顺口溜念给妇女们听，妇女们很快就记熟了。军鞋任务一下来，妇女们一边唱一边做，军鞋做得又结实又好看。戎妈妈把军鞋收起来，心里说：这是给咱子弟兵做的，一点也不能马虎。于是，她一只一只的过目，一双一双的过秤。每当检查之后，戎妈妈都为广大人民群众保质保量完成做鞋任务感到高兴。军鞋送到区里，人们都赞许地说：“下盘松的鞋，头一份！”

送 子 参 军

一九四三年秋后，戎妈妈出席边区群英会回来，正赶上政府号召青年参军，壮大子弟兵队伍。戎妈妈想到，前方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于是，她耳边响起毛主席“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的教导，暗暗下定决心，要把三个儿子送到战场上去。

这一天，区里开群众大会。戎妈妈翻山越岭，亲自到几十里外的蛟潭庄参加大会。会上，区长刚刚讲完青年参军的

意义，戎妈妈第一个从人群里站起来，大声说：“区长，我给俺儿子报名！”话音未落，人群中响起热烈的掌声。大家纷纷赞扬说：

“戎冠秀，好样的！真不愧为‘子弟兵的母亲’！”

“我们都学戎冠秀，一定把儿子送到前线去！”

这时，区长跑到戎妈妈跟前，请戎妈妈到台上去讲话。戎妈妈大步走上讲台，激动地说：“乡亲们！日本鬼子今天来杀人，明天来放火，害得咱们没法过。毛主席号召咱们送子参军，壮大咱八路军队伍，彻底打垮小日本鬼子！”戎妈妈说着举了举拳头，“俺有三个儿子，都报名，上级验上那个那个去，都验上都去！要是不嫌俺李有（戎妈妈的丈夫）老，叫他给咱八路军喂马去！”这时，台下沸腾起来，向戎妈妈学习的口号声，欢呼声和掌声，响成一片。

散了会，戎妈妈一边往回走，一边给妇女们讲抗日斗争形势，鼓励她们送自己的亲人参加八路军。

戎妈妈一进家门，高兴地对三个儿子说了报名参军的事。弟兄三个听了，欢喜得跳了起来，争着入伍杀敌，都怕轮不上自己。老大说：“我是老大，身子比石头还硬，应该我先去！”老二说：“不行，你年岁冒了头，我才正合适！”老三抢过话说：“你俩别争了，大哥年岁大，二哥在外村给地主放羊刚回来，我是青抗先队员，到前线保证打胜仗！”戎妈妈看到三个儿子的抗日劲头，心里别提多高兴啦。

没过几天，区里批准了老三李兰金。兰金走的这天，临别时，戎妈妈拉住骑在马上兰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孩子呀，到了部队，一时一会儿也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枪擦得亮亮的，刀磨得快快的，给俺狠狠打鬼子！”兰



金点点头说：“妈你放心，我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不消灭日本强盗决不下火线！”说罢，他抖了抖手里的缰绳，那马嘶叫着，朝前方奔去。

平山县人民武装部

何 文 兵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



李混子出生在新乐县北李家庄村的一个贫农家里，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哺育下，李混子领导本村民兵爆破组，向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曾被命名为晋察冀边区爆炸英雄。这里介绍的仅是李混子巧炸敌人火车的几个故事。

日寇占领华北以后，李混子常常看到满载棉花、粮食和煤炭的火车从京汉线开走，又把载满杀人强盗和军火的火车开来。祖国的大好山河怎能让敌人蹂躏，中国人民的血汗怎能让敌人吸吮！共产党员李混子心红似火，志坚如钢。决心为赶出日本鬼子，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一天夜里，混子和他的伙伴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的伟大教导，怀抱地雷，摸到了东紫烟村东南的铁路旁。

离这儿不远的三里甫村，敌人修了一个看铁路的炮楼。住在炮楼上的几个鬼子和一伙伪军们，胆小怕死，谁也不敢下来，只是稀稀拉拉地放几声冷枪壮壮胆子。

你放你的枪，我埋我的雷。混子他们把两个地雷埋在枕

木中间，然后回到离铁路一百米远的土岗子上隐蔽起来。

忽然，在西南方向，传来了“隆隆”地响声，接着就看到火车的灯光。大伙儿马上兴奋起来。

“呜！呜！”火车慢慢地开过来了，快到土岗子时，突然加快了速度，好象在这里吃亏吃怕了似的。

混子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快要开过来的火车。突然，他猛拉雷弦，“轰隆隆！”两个地雷响成了一个音。火车头炸翻在地，车厢炸得七零八落，车上的鬼子也随着地雷的爆炸声回了“老家”。

鬼子接连吃了几次亏后，对铁路的检查越来越严密了。再使用拉火雷炸火车的老办法不行了。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混子把爆炸组的同志们找到民兵中队部，共同研究炸火车的新办法。经过热烈地讨论和数次的试验，他们试制成一种“姻缘雷”。这种雷的特点是：把一条黑线系在导火线的一头，再拴在道轨上。只要火车过来，车轮切断黑线，地雷就爆炸。这样，不用人拉火，也不易被敌人发现。

又是在一天的夜里，混子带领着几个爆炸手，抬着“姻缘雷”，悄悄地摸到敌人岗楼附近。他们刚刚把“姻缘雷”埋下伪装好，火车便“呜呜”地开过来了。说时迟，那时快，随着一声震耳的巨响，火车跳起舞来，一长串的车皮象刹了脑袋的蜈蚣，立即弓起脊梁，歪倒在一边不动了。押火车的鬼子，连炸带撞都成了肉泥。混子和他的伙伴们高兴地几乎要跳起来。

敌人被混子他们的地雷炸怕了，行动起来就更胆小如

鼠。后来为了行车不再“吃雷”，便改变了过去行车的方式。他们在行车时，车头前面顶着空车皮。混子和爆炸组的同志们几次用老办法，都没炸着车头。为这事，混子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吃好饭，他反复和大家一起研究如何制造一个专门炸车头的地雷。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想：车头比车厢重得多，给道轨的压力也不一样，要充分利用这种压力，就能造出专炸火车头的地雷来。

混子把他的想法一说，大家都开了窍。接着，你一言我一语地研究制造压火雷的方法。没两天，一种专门炸火车头的压火地雷就造出来了。当天晚上，混子和他的战友们把压火地雷埋到三里甫铁路段，就怀着胜利的信心回到了北李家庄。

第二天潮气挺大，混子连早饭也没吃，在村东南枣树林里全神贯注地等待着胜利的轰隆声。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一直等到了中午，才听到了可喜的炸车声，敌人的一个车头和八节车厢一块来了个底朝天。混子有说不出的高兴，正在中队部造地雷的爆炸组的同志们，也赶忙出来祝贺，大家自豪地说：“看他还变不变！”

北李家庄的民兵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越战越强，越打士气越高，炸火车的方法也越来越巧妙。压火雷制成以后，发挥了很大威力。由于火车头大小不一，重量不同，压火雷有时炸不着火车头。怎么办？混子又在苦思苦索地想办法了，他打算按火车速度造一个定时地雷。一天，混子亲自到铁路大沟旁趴了半天，观察掌握火车的速度。没有表，他就燃着一根导火索代替。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掌握了火车的速度。混子在伙伴们的协助下，奋战一夜又造出了定



时地雷。

后来，我军围攻新乐城的战斗打响了。李混子的爆炸组，担任了阻击敌人援兵的重要任务。混子等同志，为了更狠地打击敌人，就把定时地雷埋在距新乐城半里远的“王八岗”铁道上。时间不长，“呜！呜！”一辆活动碉堡——装甲车，带着两节车厢，满载全副武装的敌人，杀气腾腾的向新乐城开来。等敌车一到“王八岗”，地雷正好爆炸，两车敌人全报销了。装甲车头和两节车厢倒在铁路一旁。敌人增援新乐城的计划被彻底粉碎了。

石家庄军分区政治部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

地雷战大显神威

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东地区的“扫荡”更加频繁了。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玉田民兵游击队，牢记毛主席“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的



伟大教导，发动群众，以地雷为武器，把敌人搞得有路不能走，有桥不敢过，电话没法说，随时都可能粉身碎骨，整天龟缩在玉田城里不敢出来。

巧炸巡逻车

鬼子为了对付民兵地雷战，特地从唐山弄去两辆巡逻车，不分昼夜地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鬼子在公路上巡逻。

一天傍晚，民兵们获悉鬼子的巡逻车出动的消息，立即研究了巧炸巡逻车的好办法。于是，民兵们在道旁一棵伸向

大道中心的榆树杈上做了一个“老鸹窝”，放上了地雷，小心翼翼地吧弦拴在事先钉在道中心的橛子上，然后隐蔽起来。

时间不长，远处传来“嗡嗡”的汽车马达声，随即一辆满载鬼子的巡逻车发疯似地开过来。刚到老榆树底下，雷弦断了，只见一个黑东西从“老鸹窝”里落下来，“轰”的一声巨响，巡逻车炸瘫了，鬼子也炸飞了。



打这以后，吓得另一辆巡逻车好几天没有敢露头。

一天下午，去玉田赶集回来的群众送信说，敌人巡逻车又在城外转游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程烈英带领民兵埋伏在城东二十里铺村。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鬼子巡逻车闯进庄。猛然，从街中心道北一家推出来一辆铁瓦车横在了公路上，鬼子司机慌

忙来了个急刹车，没等车停稳，南北院里飞来十几个“飞雷”，轰！轰！轰！……接二连三地在车旁爆炸了。顿时，一股股浓烟腾空而起，鬼子又被炸得人仰马翻。

从那以后，再也看不见鬼子的巡逻车了。

将计就计

鬼子出来挨炸，缩在“王八窝”里也挨炸。狡猾的鬼子也想拿地雷这玩艺儿对付民兵了。

有一天，亮甲店据点的敌人，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附近的电线杆子底下几乎都埋上了地雷。以防民兵破坏电话。

第二天一早，程烈英接到鬼子布雷的情报，他和民兵们一商量，决定给鬼子来个“将计就计”。

当晚，程烈英等十六、七个人，背着三筐地雷迅速地出发了……

鬼子小队长一直等到大天亮，他安设的地雷一个没响，可是他一摇电话又不通了，气得满屋乱转。翻译连忙点头哈腰走上前去献计，于是，一群鬼子和汉奸又蜂拥般地去检查电杆。到那儿一看，十几根电线杆全是在离地一尺左右的地方锯倒了。鬼子小队长很生气，命令伪军快修复。三个伪军犹犹豫豫地走上前去，刚一抬电杆，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三个伪军丧了命，鬼子们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最后，敌人只好抬着死尸，扛着那面破膏药旗，滚回据点去了。

唐山军分区、玉田县人民武装部报道组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抗丁队”巧使“硫酸雷”

抗日战争时期，我县第三区的土木城一带，几个村庄都先后建立了抗日武装组织，当时叫“抗丁队”。他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的教导，在人少，又没有武器



的情况下和敌人开展多种多样的斗争。

一天，“抗丁队”接受了一项战斗任务，十几个民兵抱着两个试制的硫酸雷，溜小跑到土木城西门外给敌人送“干粮”去了。

初秋的夜晚，显得格外静，除了偶尔从城墙上传来几声敌人“壮胆”的枪响，什么动静都没有。“抗丁队”队员们在离城门不远的路上，不远一个，不远一个，很快地挖了十多个土坑，盖上土，用鞋底按上走过的脚印，假装已经埋上地雷，而将“硫酸雷”老弦拉出来，倒灌上硫酸水，放在路旁石头上。临走时，朝城墙上放了两枪，意思是把敌人诱到这边来。

天亮以后，城里的敌人果然出来了。他们见到路上有新土，以为是民兵埋的地雷，便轻手轻脚地来起雷，挖开一个是空的，又挖开一个还是空的。于是松了一口气：“嗨嗨，弄了半天是吓唬人哩！”“嗯，尽出鬼点子，害得人连觉也睡不安生。”敌人正在嚷嚷着，突然走在前面的一个伪军，象发现什么宝贝似的，指着路旁一块大石头说：“嘿，这不是一个地雷嘛！”

“怎么，忘了埋啦？”其它一伙也蜂拥般围上去。

“喂，这儿还有一个呢！”又一个伪军叫道。

敌人把地雷抱起来一翻个，硫酸水流进雷管里，没走出三步，“轰”地一声爆炸了。一个伪军被炸得血肉横飞，肠子挂了一树梢，其它几个伪军也受了重伤。

城里城外的人们，听说鬼子挨炸了，都拍手称快说：“‘抗丁队’，智谋高，送来礼物鬼子吃不消！”从此，鬼子和伪军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怀来县人民武装部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女民兵布阵打豺狼

那是一九四〇年夏历三月十五日傍晚，我们在区武委会开会。区武委会主任把我叫到跟前说：“你整天嫌我不给你们女民兵战斗任务，今天让你们显显身手！”我一听心眼里高兴极了。心想：日寇侵占我行唐城以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下可是为人民除害的好时机，一定把姐妹们组织好，打好这一仗。武委会主任接着说：“根据可靠情报，明天一早，日寇、汉奸四十余人从行唐城出发，过王市同、李市同来我翟营一带扫荡。你们二分会女民兵的任务就是截击这股敌人。”

仗究竟怎么个打法呢？我们遵照毛主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把二分会的五十名女民兵召集来，进行了战前政治动员，明确了任务，商量了对策。大家决定：用破路的方法拦击敌人。

已是半夜三更了。姐妹们个个精神抖擞，来到王市同、李市同通往翟营的大道上。在月光下，我们起劲地干起来。正路上挖拦路沟，路两旁挖陷马坑、埋地雷。挖拦路沟的同志们一边使劲挖，一边小声说：“这拦路沟，专卡汉奸的自行车轱辘！”挖陷马坑的同志们接着低声说：“这陷马坑，专陷鬼子的马前蹄！”埋地雷的同志们抱起地雷笑咪咪地说：“这‘大西瓜’，一打开就是块块见红！”一夜之间，王

市同、李市同通往翟营的八里多长的大道上，横起了一条条拦路沟，路两旁布满了地雷、陷马坑。

天刚亮时，两个汉奸骑着自行车头前引路，一个鬼子骑着马随后，后边跟着一群虾兵蟹将过来了。两个汉奸得意洋洋一个劲地蹬，没走多远一下子掉在拦路沟里。骑马的鬼子看见汉奸车翻人倒也不敢再向前走了，便把马一拨下了大道，两个摔倒在地上的汉奸也爬起来顺着路边走。刚走了两丈多远，忽然“轰”的一声，领头的两个汉奸倒下了，自行车被地雷炸飞了。那骑马的鬼子急忙勒马回转，马前蹄一下子踏进了陷马坑，鬼子从马背上一个前栽扎了下来，弄了个嘴啃地。接着，又“轰！轰！”两声，后边跟上来的鬼子汉奸有的挨了炸，有的踩进了陷马坑。这时，我们把装在煤油



桶里的小鞭炮、二起炮一点，乒乒乓乓响声连成一片。敌人弄不清是真还是假，以为中了八路军的埋伏，慌作一团。那骑马的鬼子，照马背上狠狠抽了几鞭，把马拉出陷坑，帽子也没顾得拾，跨上拐马一步一趔趄地往城里跑了。

这次战斗，打死了三个汉奸、两个鬼子，缴获了敌人五支枪、三百发子弹。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姐妹们的士气。大家迎着东方的朝阳，说着笑着回了村。

张淑珍口述 行唐县革委会、行唐县人武部整理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

把敌人装人“口袋”打

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突然，联络员赵大娘轻轻地喊了我一声：“老朱，给。”我一看，是县大队给我的一封紧急通知，叫我连夜赶到陈村。

陈村是县大队的驻地，我想一定又有了新的战斗任务。于是我立刻动身，顶着满天的星星赶到县大队。王队长热情地和我握手，然后给我介绍情况，交代任务。我听了高兴极



了，“刷”地一下站起来说：“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我化装成一个拾粪的农民，在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就赶到了永安。说也很巧，我抬头一看，在炮楼底下的一片空地上有四十多个鬼子和伪军，一个日本指挥官手拄着指挥刀象泥胎一样，看样子是在训话。我想这可是个好机会，只要我一开枪，既可以把鬼子指挥官打死，又能把敌人诱出来。可是我刚拔手枪，炮楼上的鬼子却发现了，接着“叭”一枪朝我打来。这时，鬼子和伪军都把注意力转向我，象疯狗一样朝我扑来。我一看敌人上钩了，心中自喜，立即向敌人投出一颗手榴弹，在浓烟的掩护下，来了个就地十八滚，撒腿就往埋伏点方向跑。浓烟散后，我已跑出了四百米远。日本兵一看就我一个人，气得恼羞成怒，叽哩咕噜追了出来，嘴里哇啦哇啦地乱喊，意思是要捉活的。我边跑边打，敌人的子弹象雨点似的从我的身边、头上飞过去，我立刻趴在一个垄沟里，可是狡猾的鬼子也立刻卧倒射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是起来再跑，肯定会被敌人打住，我正在想主意，敌人却象一群饿狼扑了上来。等敌人靠近以后，“嗖嗖”，我又投出了随身带着的最后两颗手榴弹，趁着浓烟，爬起来又跑。突然，我的左腿好象木棒一样不听使唤了，我知道这是负伤啦。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多跑一步，胜利就接近一步；多跑一步，敌人的灭亡就更接近一步，所以就不顾一切地向前跑。没跑多远我就摔倒了，我想爬起来再跑，可是怎么也爬不起来。低头一看，呀！原来是我的腰挂了花，子弹从小腹穿透了，情况十分紧急，多拖延一分钟，就有完不成诱敌深入任务的危险。我咬紧牙关，“嗖”地站起来，用手捂住伤口继续往前跑。

离埋伏点只有五十米了，我好象看见了同志们在急切地向我招手，好象同志们向我说，老朱往这里快跑！我们给你报仇！这时，我眼前一黑，栽倒在渠沟里。……



敌人终于被我引进了设置好的“口袋”里。顿时，我县大队的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三十多个敌人全部被消灭。

当我醒来时，发现我已经躺在医院里。原来在我昏倒以后，同志们趁敌人还没有上来时，就把我抢救回来了。这次战斗我身上挂了十一处花，但一想到自己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朱付停口述 栾城南屯小学通讯组整理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

牵着敌人的“鼻子”打

日寇在我盘山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沉重打击下，又从唐山调来了所谓的“常胜”王牌军——日本骑兵队。这股骑兵队凭仗着装备优势，到处横行霸道，野蛮地推行“三光”政策，这一带的军民简直恨透了这伙野兽。

一天，驻扎在盘山的我冀东军分区十三团，得到日本骑兵队又来盘山扫荡的情报，立即研究了战斗部署，决定牵住敌人的“鼻子”，用“口袋战术”全歼敌人。

于是我们的主力部队埋伏在白草洼，这是一个枣核形山沟，地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然后，把诱敌深入的任务交给了民兵小分队。

十来个民兵组成的小分队，翻山越岭，来到石佛庄，正好敌人也要进村，为了争取时间，当机立断，朝着鬼子打了十几枪。鬼子听到枪声，立刻掉转马头追了过来，可是狡猾的鬼子怕中了我军的埋伏，追了一段就停住了。民兵有意识地把目标暴露给敌人，朝着敌人又是一阵射击。鬼子看到是“土八路”向他们骚扰，气得恼羞成怒，想消灭我们的民兵小分队，于是快马加鞭追过来。敌人追，我们就撤；敌人停，我们就打，就这样紧紧地牵住敌人的“鼻子”，一直把敌人诱入了我们的埋伏圈。顿时，枪声四起，步枪、机关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打得鬼子人仰马翻。鬼子垂死挣扎，企图向西山口突围。而在那里埋伏的八路军和民兵，早



就准备好了，以密集的火力又把敌人压了回来。逃跑不成，鬼子就拚命向山上反扑，但我军居高临下，又把敌人打了回去。最后，来了个“关门打狗”，“瓮中捉鳖”，全歼了日本骑兵队七十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就这样，我们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靠人民战争的威力，严厉地惩罚了日本鬼子，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蓟县武装部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一日）

白洋淀上“雁翎队”



抗日战争时期，在白洋淀茂密的苇丛中，活跃着一支水上游击队——“雁翎队”。因为“雁翎队”使用的武器主要是打雁的“大抬杆”，每杆猎枪放火药的小洞上，插着一根美丽的雁翎，做为统一的行动标志，因此，人们称这个游击队为“雁翎队”。

一天，“雁翎队”接到情报，说有二十多个鬼子和三十多个伪军乘两只汽船从赵北口据点返回新安据点。“雁翎队”分析敌情以后，决定在大张庄打一场伏击战。于是“雁翎队”的队员们每人头顶一片大荷叶，隐蔽在苇塘里，等待敌人的到来。

到了傍晚时分，侦察员报告说，敌船来了一只，另一只还在后头。这可怎么办？如果打第一只敌船，第二只敌船就有了准备，对我们不利；如果不打，就放跑了敌人。经过大家商议，最后一致决定，在第二只敌船到来之前，以猛烈的火力和迅速果敢的行动先干掉第一只，然后伺机行事。

不一会，敌船来了。只见十几个鬼子和伪军呆头呆脑地抱着枪坐在船上，一挺歪把子机枪架在甲板上。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后，队长抬手一枪就打死了扶舵的鬼子。接着，二



十副“大抬杆”同时向敌人开火，手榴弹也甩了出去。这出其不意的一击，敌人大部被打死打伤，汽船的机器也被打坏了。在敌人混乱之时，队长一声令下，队员们高喊：“冲啊！杀啊！”几十只小木船象离弦的箭冲出苇丛，杀向敌人。一颗颗手榴弹在敌船上爆炸，一发发子弹穿入敌人胸膛。汽船被打沉了，几个没有死的鬼子企图游水逃跑，“雁翎队”哪肯放过，驾着小木船箭一般地追过去。这时，一个队员发现一个鬼子游着水还向我方射击，他一个“猛子”潜入水中，揪住鬼子的腿拚命往下拽，把这个鬼子活活地灌死了。……

第一只敌船的鬼子被全部收拾后，第二只敌船出现在面前。只见鬼子一面用机枪疯狂扫射，一面高速前进。随后，新安方向增援的鬼子也朝这边开来。在敌众我寡的严重形势下，如果硬打，就要付出巨大代价，于是，“雁翎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教导，迅速地钻入苇丛中。

敌人把苇塘包围起来，机枪、步枪、小钢炮一个劲地打，苇子都被打成了半截的。鬼子听不见还击声，就壮着胆子钻进苇丛中去搜，可是连个人影都没有找到。气得鬼子叽哩呱啦地乱喊：“‘雁翎队’的哪里去了？飞了飞了的？”其实“雁翎队”哪个也不会飞，他们只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教导，退入苇丛之后，迅速地将木船和“大抬杆”沉入水中，然后每人头顶一张大荷叶，游到十一里地外的集合地点，在老乡们的热情招待下，早就入睡了。而鬼子的机枪还在“哒、哒、哒”地响着。

保定军分区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四日）

巧拿岗楼

在抗日战争时期，安平县南宅炮楼，有一个外号叫张拐子的伪军中队长。这家伙欺压百姓，敲诈民财，无恶不做，是一个铁杆汉奸，当地人民都恨透了他。为了拔掉南宅炮楼，严惩这个坏蛋，县大队负责人和南宅村的民兵一起研究，制订了一套巧妙的作战方案。

一九四四年夏历正月十七日上午，在伪大乡“办事”的我地下工作人员张顺合等三个同志，提着猪肉来到炮楼跟前。站岗的伪军一看送来了猪肉，高兴地狂叫：“张队长，有人送礼来了！”张拐子一听有人送礼，就一瘸一拐地迎出来，忙说：“快放吊桥！”张顺合一边和张拐子打招呼，一边说：“张队长，大年正月里，没有别的，送来了点猪肉。”张拐子假惺惺地说：“净自己兄弟，没说的，太麻烦张先生了。”说完便接过猪肉。张拐子把张顺合等三人让进去后，就把猪肉送到伙房。张顺合趁机和伪军中的我敌工人员小李接上了头，向他交代了任务，小李便上岗楼换岗。快到吃晌午饭了，伪军们听说今天有肉吃，胡乱把枪往炮楼里一扔，蜂拥般地挤进伙房，准备吃饭。这时，张顺合等三同志，假装解手走出伙房，当来到炮楼门口时，闪身钻了进去，随手插上炮楼的大门。张顺合对在炮楼上站岗的小李说：“时间到了，马上动手！”接着摔出一颗手榴弹，只听“轰”地一声，吊桥边的岗哨应声倒下。霎时，埋伏在村里的县大队和



民兵，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冲向炮楼，枪声、喊声震天动地。伪军一见被八路军包围了，顿时乱作一团，一个个抱着脑袋乱窜乱钻。小李和张顺合等同志高喊：“投降不杀！谁抵抗就打死谁！”伪军们只好乖乖地举起双手。这次短暂的战斗，俘虏了四十五个伪军，张拐子这个大坏蛋，也落到人民手中，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安革武“土记者”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四日）

消灭敌人 武装自己

一九四一年，正是日寇猖狂向我解放区进攻，而我民兵又处于缺枪少炮状态的时候。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联防村民兵遵照毛主席关于“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的伟大教导，决定发动群众，趁年三十晚上敌人戒备松懈，拿下老虎山，以夺取敌人的大量武器，更好地和敌人战斗。

老虎山在遵化城西北。日本鬼子自侵占遵化以后，就在老虎山开矿。盘踞在矿上的守备队大队长松崎，横行霸道，经常手提马棒毒打矿工，指使匪徒四处骚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早就憋足劲要拔掉这颗“钉子”。

年三十晚上，民兵们听说要拿据点，年夜饭不做，饺子不吃，撂下碗筷就走，说：“打老虎山就顶我们过年啦！”大家拿着斧头、铡刀、扎枪，从纪各庄出发，急速前进，人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掌灯之后来到魏进河，夜十一点开始向老虎山靠近。

那矿山的鬼子、特务、矿警，这天正聚酒狂欢，大吃大喝，闹腾到夜十二点多钟，无不醺醺烂醉，象死猪一般，晕头涨脑地睡倒了。只有那岗楼上的敌哨抱着枪，一面张着大嘴打哈欠，一面象幽灵似地在岗楼上来回晃荡。



夜深人静。突然，在老虎山山崖上，有一串人影忽隐忽现。这就是夜袭老虎山的民兵队伍。他们用铡刀砍断铁丝网，分成两路，顺着墙根迂回前进，摸近炮楼。那打瞌睡的哨兵，刚发现有响动，伸了个懒腰，问了声：“什么人？”一个民兵急冲到岗楼顶上，就势把那个哨兵按倒在地，一把

乌黑的手枪对准他的脑袋，说：“不准喊叫，喊就打死你！”那哨兵乖乖地被反绑起来，嘴里塞上块毛巾。

大门打开了。早已埋伏在外的民兵，把梯子搭在壕沟沿上，迅速通过。按照指定路线，分头行动。

伪矿警宿舍是个五大间的筒子房。电灯闪着昏暗的光。凑近一听，里面鼾声如雷。徐振东领着民兵刚一贴近房门，一个伪矿警披着大衣出来撒尿，他迈出门槛，见许多人在窗根底下趴着，把头一缩：“哎呀！不……”大家顺势冲进去，高喊：“不许动，缴枪不杀！”伪矿警全部被俘。

这时，矿上的灯全熄灭了。吴荣阁独自一人在东北角墙根下侦察情况。他正扒着墙头往东北望，猛然听到身后有人喝道：“喂！哪里响枪的有？”他一听是个日本人，急忙回头，见十步远的地方，影影绰绰有个黑影，手里象拿着件什么东西。吴荣阁一举枪，枪没打响。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老吴一个箭步窜到鬼子身边，一下子把鬼子抱住，把那鬼子摔倒在地。就势抽出右手，举起枪对准鬼子的脑袋猛砸下去。鬼子象乏驴一样喘了口粗气，两腿一蹬就不动了。吴荣阁迅速退出枪膛那颗臭子弹，枪口贴着鬼子的太阳穴，连开两枪。

这当儿，民兵刘书跑来告诉吴荣阁，敌人仓库的枪支子弹即将运完，突击组冲到南山腰深壕中去攻炸药库。顿时，火光冲天而起，借火光，吴荣阁回头一看，不禁惊喜失声。方才打死的那个日本鬼子不是别人，正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守备队大队长松崎。老虎山战斗只打了两个多小时，敌人就被迫缴械了。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大半，俘虏矿警三十多人，缴获炮弹十一箱，炸药二十多箱，大枪九十条，盒子枪三十支，机枪两挺，子弹二千多发。



第二天，大年初一，儿童团扭着秧歌唱道：“民兵个个是好汉，抗日杀敌上前线，老虎山上拿据点，打得鬼子上西天。哎哟哟，欢欢喜喜过个胜利年，哪呀嘿！”

唐山军分区、遵化县人武部通讯组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八日）

“铁丝阎王”李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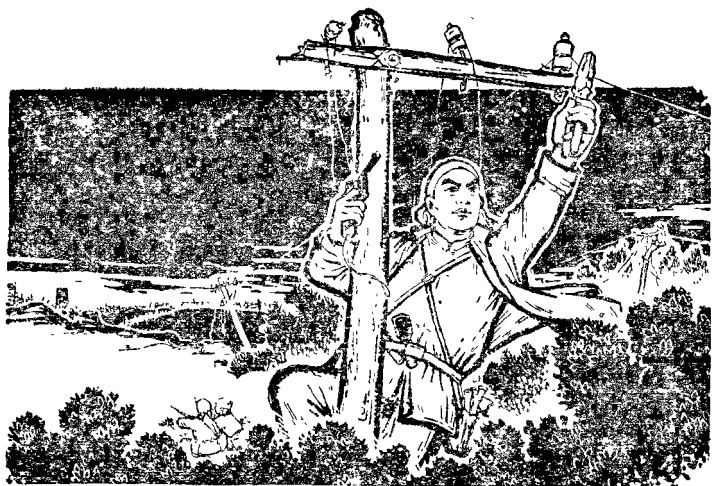
李寿江是安国县西楼底村人。一九四〇年，他才十九岁。别看他年纪小，破坏敌人电话线的点子可不少。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铁丝阎王”。

一天，“铁丝阎王”刚刚爬上电杆，准备破坏敌人的电话线，却被埋伏在附近的鬼子发觉了，子弹雨点般地射来。

“铁丝阎王”见势头不妙，双手一伸，两腿一挺，“哗”地一下从杆顶落到地下不动了。鬼子以为他被打死了，便停止射击，蜂拥过来。“铁丝阎王”等敌人走近以后，忽地扔出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巨响，两个鬼子被炸掉了脑壳，其余的鬼子吓得嚎叫着急忙跑开。乘着鬼子的混乱和火药的浓烟，“铁丝阎王”钻进青纱帐里跑掉了。

定安公路上的电话线经常遭到游击队的破坏。愚蠢的敌人为了保护电话线，就逼着老百姓在电线杆周围挖个一人深的圆沟，并把土坡拍得光光的，妄图让你下去后就上不来。敌人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保全电话线了。可是“铁丝阎王”和他的破击手们又研究出新的破击办法。他们把自己的鞋底钉上钉子，钉子尖向外，既抓土，又抓电线杆，敌人的电话线照样被弄得七零八落。

鬼子新的一招失败了，又挖空心思地想鬼主意。他们强令敌占区各村庄，分段看守定安公路上的电话线，如果那段电话线被破坏，概由各村负责。“铁丝阎王”和他的破击手



们，根据新形势，又想出对付鬼子的新办法。一天，敌人的电话又叫不通了，可是电话线全是完完整整的。因此，敌人不得不从头到尾一段段地检查。几十里路的电话线，花了三天功夫才在一个电磁瓶附近找到了一截短短的牛皮绳。

破坏电话线对敌人是个致命打击，这样，鬼子的指挥机关就变聋变瞎了。敌人在十分恐慌中，集中兵力修复电话线。李寿江想：光这么干还不够，如何才能使敌人修不过来，做到这里修上那里又断了呢？想呀，想呀！总想不出个好办法。在一天深夜，他打开区上发的油印小册子，上边印有毛主席语录：“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于是，就一字一句地、如饥似渴地学起来。毛主席的话，象一把万能钥匙，立刻打开了他的心窍。他兴奋的自言自语地说：“对

啊！如果把群众都发动起来破坏电话线，敌人不就修也修不过来了吗？”于是，李寿江赶紧向区委、县敌工部做了请示，很快得到了上级党的支持。这样，西楼底村和邻村的青抗先队员、民兵，组成了许许多多的破击小分队，天天夜里出现在定安、安博、安深公路上。敌人把这里的电话线刚修上，那里又被破坏了，顾头顾不上脚，电话无一天畅通，给鬼子造成了严重威胁。

“铁丝阎王”的英雄事迹不断得到上级党的表扬。“铁丝阎王”的名声很快传遍了全县以至全冀中。安国伪县政府，在惊慌万状中贴出了捉拿“铁丝阎王”的布告。可布告贴出以后，不但没有把李寿江捉住，“铁丝阎王”反而越来越多了，电话线被破坏得也越来越严重了。当时安国一带流传着这样两句歌谣：“‘铁丝阎王’千万个，气得鬼子没有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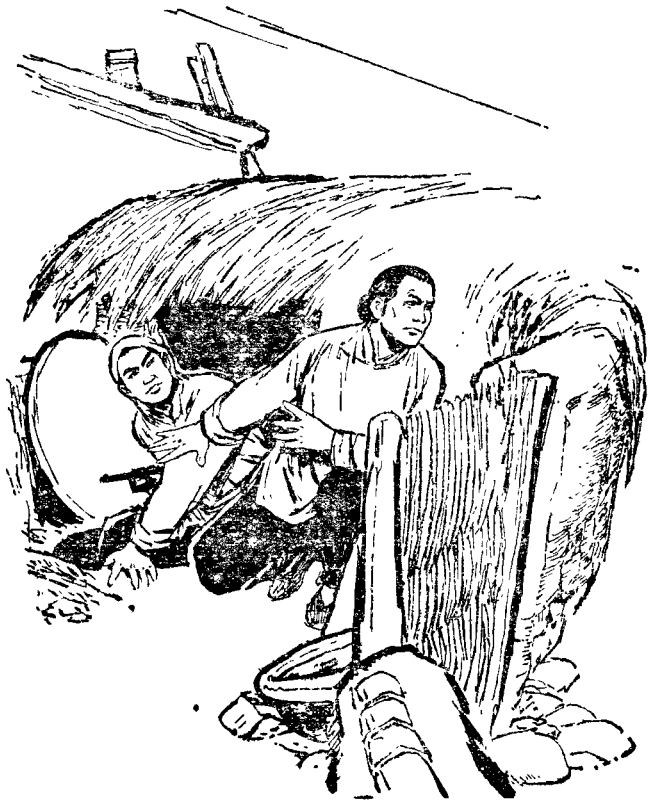
保定军分区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

拥军模范段大妈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迁安县青龙河畔，至今还传颂着拥军模范段大妈热爱子弟兵，保护革命干部的英雄事迹。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八路军的交通站站长段大妈，小心翼翼地给正出麻疹的二儿子小宝盖上被子，又给县财政科的小佟缝补起旧夹袄来。突然，从青龙河边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段大妈赶紧出去看情况。只见远远地朝这边跑来一伙人，在他们的背后，尘土飞扬，人喊马嘶，影影绰绰地看到戴钢盔的鬼子和晃动的刺刀。段大妈大吃一惊，她担心地自言自语说：“莫非是张科长他们和敌人遭遇了？”于是，她赶紧退回来，去伪装掩藏干部和支前物资的地洞口。不大一会，只见财政科的张科长跑进来，一把拉住段大妈的手，急忙说：“大妈，我们刚到河东，就被鬼子包围了。我们打死了一些敌人，才冲出包围圈。眼看鬼子就要追来，你赶快躲一躲，我们还得往外冲……”“往外冲？我们要吃亏的！我是交通站长，党把掩护你们的任务交给我，现在一切行动要听我的。”段大妈说着，把手一挥，说：“快跟我来！”穿过堂屋，来到后院，她一跃身跳下猪圈，掀起洞盖，命令着：“快！快进洞。”张科长他们进洞了，可是小佟还没有来得及进地洞，东邻居的房顶上就露出一把带膏药



旗的刺刀。段大妈机灵地放下洞盖，赶紧用乱草沫子伪装好洞口，拉着小佟进了屋，让小佟穿上刚才缝的旧夹袄，躺在小宝身边装病。随后，段大妈又装作喂猪的样子，把玉米撒在地洞口上，只见两个小猪争着拱食吃，把刚才他们的脚印踩乱了，才放了心。

段大妈刚走出棚子，鬼子踢开门闯了进来，几把刺刀“呼”地一下子逼住了段大妈的胸膛。鬼子“叽哩哇啦”一阵子，翻译急忙呲开大金牙说：“喂！老太婆，太君问你有没有八路军？”段大妈一听，知道鬼子是没有目的的搜查，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她装出很坦然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说：“有啊！”鬼子又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段大妈说：“那八路军夜里来夜里去，谁知道这会儿到哪里去了。”鬼子一听，就翻了脸，“嗷”的一声鬼叫，“唰”地抽出明晃晃的战刀往上一举，做了个朝段大妈头上猛劈下来的姿势，嚎叫着：“八路军的哪边？不说死了死了的有！”段大妈神态自如，装作不懂。狗翻译气坏了，朝段大妈脸上打了几巴掌。然后命令伪军搜查。鬼子闯进屋里看见炕上躺着人，吓得一愣。然后壮着胆子用战刀尖挑开被子哇啦着。这时，躺在小宝身边的小佟，见敌人如此横行霸道，真想一跃而起和敌人拚了。但又一想，这样做不仅会暴露自己和同志，还会使段大妈一家吃苦。恰巧这时段大妈走进来，给小佟使了个眼色，对鬼子说：“这是我的两个儿子，正出疹子呢。”鬼子正要查问，只听外边的伪军乱嘈嘈地喊：“地洞！地洞！”鬼子听到喊声，放下小佟跑了出去。段大妈一听敌人发现了地洞，脑袋“嗡”地象炸了一样，赶紧跟出去。只见几个伪军和鬼子正用刺刀挑那个装大布的地洞口上的乱

柴禾。狗翻译一见段大妈，得意洋洋地说：“哈哈，早就知道你这老家伙窝藏共产党，这洞里藏的是什么？快说！”段大妈不慌不忙地说：“那是我家的白薯井。”狗翻译“嘿嘿”地狞笑着，命令伪军把段大妈吊起来打。段大妈被吊在杏树上，打得浑身鲜血直流。但是，因为她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革命事业，只见她两眼喷射出愤怒的烈火，大骂敌人：“你们这群豺狼野兽奸走狗、卖国贼，等着吧，中国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

段大妈被打得昏过去了。这时，青龙河东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我们的主力部队把敌人包围了。窜到段家沟的这群野兽，吓得惊慌失措，赶紧夹着尾巴逃跑了。小佟和同志们赶紧把段大妈从杏树上放下来。当她醒过来看到同志们都在时，满带伤痕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迁安县武装部、唐山军分区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九日）

临危不惧护亲人

一九四二年秋后的一天，安平县县大队长王东仓同志，带着战士们渡过滹沱河以后，就到野营村女共产党员石素波家，研究发动群众扰敌破路的战斗方案。突然，从村边传来急促的狗叫声。石素波机警地走出门口，刚拐过墙角，就看见几个鬼子朝这边走来。她急忙后撤了两步，在墙上“咚！咚！咚！”敲了三下，然后匆匆地走回家去，“嗤吼”，“嗤吼”地轰起鸡来。敌人进院了，一个伪军二话不讲，劈头盖脑地朝石素波打了两枪把，然后瞪着牛眼问：“你慌慌张张地跑什么？八路军藏在哪里？”石素波若无其事地回答说：“鸡飞进屋里，我来轰鸡。”鬼子哪里肯信，“咣”的一脚把门踢开，然后进屋翻箱倒柜，砸盆摔碗，把屋子闹了个乱七八糟，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鬼子贼心不死，“唰”地一声抽出洋刀，放到石素波的脖子上，嚎叫着：“你的不说，死了死了的有！”石素波昂首挺立，毫不畏惧地说：“不知道！”旁边一个鬼子气坏了，用刺刀朝簸箩一挑，“哗啦”一声，鲜艳的蜜桃撒了满地。鬼子一看，立刻馋得垂涎三尺，蜂拥般地围上去乱抢乱夺。敌人得了便宜，也忘了找人，一个个啃着蜜桃滚蛋了。石素波抬头看了看太阳，天已经过午了，她想同志们半天一夜没有吃东西，就想弄点东西给同志们送去；可是鬼子还在村里搜查。她只好到附近几家凑了些干粮，放到罐子里，装着打水的样子走到井台



上，用力跺了两脚，自言自语地说：“该吃饭了。”随手把罐子系到井里。原来，她家地洞的气眼就在这个井筒里。此刻，同志们又听到石素波用暗号联系，就从气眼里接过罐子取出干粮。突然一个鬼子朝她跑来，枪口对准石素波的胸膛问：“你的，什么的干活？”素波回答：“提水做饭。”鬼子向井里看了一眼，没发现什么，就气呼呼地走了。

安 革 武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四日)

宝财嫂怒杀鬼子兵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一天，驻建昌营的日本鬼子山本中队，到大贤庄一带“清乡扫荡”。走到大贤庄北，就一头栽进我军的埋伏圈，鬼子被打了个落花流水。这时，三个被打散的鬼子象受惊的兔子，倒拖着枪朝大贤庄东面鸡鸣庄窜去。

正在执行了望任务的宝财嫂，突然发现三个鬼子朝这个院奔来。她想起区上老李给她讲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顿时，感到浑身是力量。她下定决心：“就是我一个人，也要和鬼子们拚！”宝财嫂转身回到屋里，随手抄起一把菜刀，躲在门后。只听“叭嚓”一声，后门被踢开了。宝财嫂知道鬼子已经进来，把菜刀攥得紧紧的，心想：“来吧，只要你敢进来，就别想活着出去。”

可是，鬼子穿过堂屋往前院去了。接着听到前院“唏哩哗啦”地响了几下，就没有动静了。

宝财嫂把菜刀背到身后，轻步追到堂屋门口，侧身朝前院一看，“咦！”只见有一溜带钉子的大皮鞋印通往白薯窖窖口旁边，活象驴刨槽似地蹬了个乱七八糟，窖口的盖也弄歪了。

宝财嫂一下子明白了：鬼子一定是藏在白薯窖里了。她机警地退了回去。正想出去叫人，刚一出门，恰好碰上民兵小李。

“小李，快！鬼子！”宝财嫂又急又喜地说。小李握着手榴弹随宝财嫂来到院里。

“鬼子在哪？”小李小声问。宝财嫂用手指了指白薯窖，低声说：“在那里，三个。”小李一听白薯窖里有鬼子，一个箭步冲上去，侧着身一脚踢开窖盖。

“叭！叭！”两枪，子弹从窖口飞出来。随着枪声，小



李把手榴弹扔到窖里。“轰！”一股浓烟从窖口喷出来。等了一会不见动静，只听见“吭哧吭哧”的呻吟声。这时，小李将身子一跃跳进窖里。只见三个鬼子被炸得连哼哼带蹬腿，丑态百出。他先把敌人的枪递给宝财嫂，然后象拉死狗似的把三个鬼子拖了出来。

正在这会儿，村外又响起激烈的枪声。一个民兵从后院跑来，喘乎乎地说：“小李，快！快！鬼子来增援了。”

宝财嫂见此情景，果断地说：“快去！这三个‘牲口’由我来收拾！”

小李走后，一个腹部受伤的鬼子，咬着牙瞪着眼，跪起一条腿，伸出两只毛茸茸的手，朝宝财嫂扑过来。


宝财嫂见鬼子还在顽抗，抓起一把沙子，照鬼子脸上扬去，就在鬼子用手揉眼睛的时候，宝财嫂搬起石头，朝鬼子脑袋猛砸下去。“叭噼”一声，鬼子的脑袋开了花。宝财嫂扭头一看，那两个没死的鬼子又挣扎着向她扑过来。于是，宝财嫂又举起大石头朝那两个鬼子脑袋狠劲地砸了几下，这两个鬼子的脑袋也开了瓢。

这时，村西的枪声更紧了。

宝财嫂迅速将鬼子的尸体塞进窖里，又参加了新的战斗。

唐山军分区、迁安县人武部报道组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



小柱头机智勇敢送情报

一九四二年春季的一天，陈区长来找柱头他爸爸研究事儿。我们柱头见陈区长和他爸爸都皱着眉头，象是有什么解不开的大疙瘩似的，也没敢搭茬儿，只是趴在炕沿边看着。这时陈区长手里拿着一封鸡毛信，语气沉重地说：“……今天下午要送不到，咱们的损失就大啦！无论如何要找可靠的人。”

柱头他爸爸挠着头皮说：“敌人象燎窝的马蜂——到处乱窜，白天送信有危险，可是不马上送去就要耽误大事怎么得了！”

两个人沉思了一阵子，柱头他爸爸忽地站起来，坚定地说：“区长，这封信交给我去送吧！”

“那可不行！送信重要，这些粮食、物资不保护好，光送到信还有啥用处！”

这时，我们柱头就对陈区长说：“我去送吧！保险没错。”陈区长想起柱头平日里站岗放哨，盘问行人那股认真劲儿，用手抚摸着柱头的肩膀征求他爸爸和我的意见。我们



俩一看区长都同意了，当然更高兴。柱头见答应他去送，乐得欢蹦乱跳的。就这样，十二岁的柱头就赶着毛驴执行任务去了。

按节气，这时正该种地，因为敌人搞“强化治安”，地里不见一个人影。我们柱头心急嫌驴慢，用小棍一个劲儿地敲打驴屁股。过了京武营刚入大道，见由东面过来十几个骑车子的。柱头一看是“讨伐队”，便不慌不忙地把牲口拨到道边走。敌人觉得柱头可疑，就过来了几个家伙，把柱头浑身上下搜了个遍，什么也没得到，最后把两个棒子面饼给抢

去了。打了柱头一个“脖子拐”，狠狠骂了一声：“滚蛋！”可是柱头刚上毛驴，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鬼子又上前拦住毛驴，命令柱头解开衣扣、腰带。这时，柱头叉开双腿瞪大眼睛，忙说：“你们搜了，还要干啥？”日本鬼子见柱头不解，就亲自动手，柱头死劲地挣扎，到底还是个孩子，裤腰带给解开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柱头着急了，他知道信在腰带里，让敌人夺去就完了。于是，他一手提着裤子，一手紧紧抓住缝着鸡毛信的腰带那头，狠命地拽，边喊：“给我，给我，掉了裤子咋办！”两个人夺来夺去，一条槽布带子，搁不住拽，“咯吱”一下子，腰带断了，柱头闹了个“后蹲”。这一来，他更找到茬儿了，乘机他把手里攥着的那半截腰带，生气似地往道边的地里一扔，打着滚哭起来。鬼子们见这光景，象发酒疯似地哈哈大笑，把那半截裤腰带扔给柱头便滚蛋了。

脱过这一关，柱头刚松了口气。可是后面敌人大队又赶了上来，逼着柱头用小驴给驮粮食。可是，柱儿心里老是惦着那封信，想着陈区长嘱咐他的话。这时他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平时做木枪用的小刀儿。乘敌人不注意，“唧哧”“唧哧”把小驴驮着的米袋子扎了两三个大窟窿，米“哗哗”地流出来。他又故意叫驴慢走，敌人一催，他就说：“越走快，米漏得越多！”这样慢慢悠悠地走，等离敌人大队已有半里多路了，他凑过去跟走在后边的两个黄狗子说：“老总，这样下去米漏净了你们还吃什么？再说赶不上队伍，万一碰上八路咋办？还是到前边村子找条口袋换一换吧！”一提八路军，敌人真的害怕了，等过村时，那两个伪军“嘀咕”了一下，果然叫柱头在街上等着，闯门破户去找口袋了。



我们柱头，乘机把驴身上的米袋子推下来，调头骑上驴，串了几个小胡同，出了村。他打着小驴，绕几个岔股道儿往南跑去。很快就把那封鸡毛信安全送到了。

当天夜里，八路军护着几辆大车，把大批军用物资全部转移走，使第二天围庄的“讨伐队”扑了个空。

遵化县北营村郑大娘口述
唐山军分区、遵化县人武部报道组整理

(原载《河北日报》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九日)